

袁中郎全集

鈔文

袁中郎文鈔

傳記

徐文長傳

余一夕坐陶太史樓，隨意抽架上書，得闕編詩一帙。惡楷毛書，烟煤敗黑，微有字形，稍就燈間讀之。讀未數首，不覺驚躍，急呼周望，闕編何人作者？今邪？古邪？周望曰：「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。」兩人躍起，燈影下讀復叫，叫復讀，僮僕睡者皆驚起。蓋不佞生三十年，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。噫！是何相識之晚也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，略爲次第，爲徐文長傳。

徐渭字文長，爲山陰諸生，聲名藉甚。薛公蕙校越時，奇其才，有國士之目，然數奇，屢試輒蹶。中丞胡公宗憲聞之，容諸幕，文長每見，則葛衣烏巾，縱譚天下事，胡公大喜。是時公督數邊兵，威振東南，介冑之士，膝語蛇行，不敢舉頭，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。議者方之劉真長、杜少陵云：「會得白鹿，屬文長作表。」表上，永陵喜，公以是益奇之。一切疏記，皆出其手。文長自負才略，好奇計，談兵多中，視一世事，無可當意者，然竟不偶。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，遂乃放浪麴蘖，恣情山水，走齊魯燕趙之地，窮覽朔漠，其所見山奔海立，沙起雲行，風鳴樹偃，幽谷大里，人物魚鳥，一切可驚可愕之狀，一一皆達之於詩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，英雄失路，托足無門之悲，故其爲詩，如噴如笑，如水鳴峽，如種出土，如寡婦之夜哭，羈人之寒起，雖體格時有卑者，然匠心獨出，有王者氣，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文有卓識，氣沉而法嚴，不以模擬損才，不以議論傷格。韓愈之流亞也。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，當時所謂騷

壇主盟者，文長皆叱而奴之，故其名不出於越，悲夫！喜作書，筆意奔放如其詩，蒼勁中姿媚躍出，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，自有餘態者也。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，皆超逸有致。卒以疑殺其繼室，下獄論死，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。晚年憤益深，佯狂益甚，顯者至門，或拒不納。時攜錢至酒肆，呼下隸與飲，或自持斧擊破其頭，血流被面，頭骨皆折，搔之有聲，或以利錐錐其兩耳，深入寸餘，竟不得死。周望言：「晚歲詩文益奇，無刻本，集藏於家。」余同年有官越者，托以抄錄，今未至。余所見者，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。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，抱憤而卒。

石公曰：「先生數奇不已，遂爲狂疾，狂疾不已，遂爲囹圄。古今文人牢騷困苦，未有若先生者也。雖然，胡公間世豪傑，永陵英主，幕中禮數異等，是胡公知有先生矣。表上人主悅，是人主知有先生矣。獨身未貴耳。先生詩文崛起，一掃近代蕪穢之習，百世而下，自有定論，胡爲不遇哉？梅客生嘗寄余書曰：「文長吾老友，病奇於人，人奇於詩。」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，無之而不奇，斯無之而不奇也，悲夫！」

醉叟傳

醉叟者不知何地人，亦不言其姓字，以其常醉，呼曰「醉叟」。一歲一遊荆盪間，冠七梁冠，衣繡衣，高權闊輔，修髯便腹，望之如悍將軍。年可五十餘，無伴侶弟子，手提一黃竹籃，盡日酣沉，白晝如寐。百步之外，糟風逆鼻，徧巷陌索酒，頃刻飲十餘家，醉態如初。不穀食，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，市兒驚駭，爭握諸毒以供。每遊行時，隨而觀者，常百餘人。人有侮之者，漫作數語，多中其陰事，其人駭而反走。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，問之，則曰：「天寒酒可得，此物不可得也。」伯修告余時，初聞以爲傳言者過，召而飲之，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，皆生噉之，諸小蟲浸漬杯中，如鷄在醢，與酒俱盡。蜈蚣長五六寸者，夾以柏葉，去其鉗，生置口中，赤爪蹙蹙，屈伸唇鬚間，見者肌栗。叟方得意大嚼，如食熊白豚乳也，問諸味孰佳，叟曰：「蝎味大佳，惜南中不可得。蜈蚣次之，蜘蛛小者勝，獨蟻不

可多食，多食則悶。」問食之有何益，曰：「無益，直戲耳。」後與余往來漸熟，每來，踞坐砌間，呼酒痛飲，或以客禮禮之，卽不樂。信口浪譚，事多怪誕，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。詰之不答，再詰之，卽佯以他辭對。一日偕諸舅出遊，譚及金焦之勝，道值叟，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。叟笑曰：「得非某參戎置酒，某幕客相從乎？」二舅驚愕，詰其故，不答。後有人竊窺其籃，見有若告身者。或云曾爲彼中萬戶，理亦有之。叟跡跡怪異，居止無所，晚宿古廟，或圍圍簷下，口中常提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，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，皆呼此二語，有詢其故者。叟終不對，往余赴部時，猶見之沙市，今不知在何所矣。

石公曰：「余于市肆間，每見異人，恨不得其蹤跡。因歎山林巖壑，異人之所窟宅，見于市肆者，十一耳。至于史冊所記，釋官所書，又不過市肆之十一，其人既無自見之心，所與遊，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，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？余往聞豐州有冠仙姑及一飄道人，近日武漢之間，有數人行事亦怪，有一人類知道者。噫！豈所謂寵德而隱者哉？」

王氏兩節婦傳

余友同門王箕仲，貌仆而中沉，望而知其長者。初令寧海，有惠政，士民至今傳誦。近起復謁選入京，暇則過余談。聖朴余問箕仲何從得此，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。余一見駭愕，謂陽明死，天下無學，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者。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。然余覘箕仲，常若有隱憂不可解者，雖談笑戲狎之時，每愀然不樂。余謂箕仲壯年簪仕，何不自得，而鬱鬱如是？箕仲曰：「余先祖母時，先母歐陽皆婦節，若干年含辛茹荼，以訓其孫若子，今余甫得一官，不能博半尺輩錦，以榮其母，分大官之贍一釜，以供吾祖母，甘其苦而不享其樂，見余之成而不食予之報。天乎，余何能釋然哉！」臨別，手書狀一通，乞余一言以伸。余謂婦人大行首節，書婦者，書其節可也，其他不必書。

也。辟如死王事者，書其死王事可也，其他不書也。夫拮据勤家，與夫事姑相夫訓子敦族之類，恆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，書之不勝書也。不勝書即不勝傳，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。李習之論史云：「作史者，非大善不得書，取其信而易傳也。」故余謂君家兩母，時大母年廿九而寡，守節五十五年，歐陽母四十而寡，守節二十年，是可書，書之以勸天下之爲嫠婦者，不以年之例不例二其心也。時太母耄年，歐陽母中壽，皆目見其子若孫，名演嚙者登進士第，是可書，書之以見仁者必壽，賢者必有後，使夫天下之斃夫獨子，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。一門兩節婦，是可書，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，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，且使後之人談婦節者必舉稱王氏也。其他一切細碎事，以無加於大節者，故不書。生卒年月，載在家乘，非史氏之所急，故可略也。嗟夫！一門之內，喪車頻駕，入其室若鬼室焉，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，人間世之至苦，真無酷於此時者，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，向之所謂苦且壽者，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。人患不自立耳，禍福何常之有哉！箕仲喜談學，初入官，所就何可量。然則二母之報，方始而未艾也。吁！是可傳也夫。

拙效傳

石公曰：「天下之狡于趨避者，兔也，而獵者得之。烏賊魚吐墨以自蔽，乃爲殺身之梯，巧何用哉？夫藏身之計，雀不如燕，謀身之術，鵲不如鳩。古記之矣，作拙效傳。」

家有四鈍僕：一名冬，一名東，一名咸，一名奎。冬即余僕也。掀鼻削面，藍睛虬髯，色若鏽鐵。嘗從余武昌，偶令過隣生處，歸失道，往返數十迴，見他僕過者，亦不問。時年已四十餘，余偶出，見其淒涼四顧，如欲哭者，呼之大喜過望。性嗜酒，一日家方資醪，冬乞得一盞，適有他役，即忘之案上，爲一婢子竊飲盡。羹酒者憐之，與酒如前。冬僂僂突間，爲薪焰所着，一烘而過，鬚眉幾火，家人大笑。仍與他酒一瓶，冬甚喜，挈瓶沸湯中，俟煖即飲，偶爲湯所灑，失手墮瓶，

竟不得一口，瞠目而出。嘗令開門，門樞稍緊，極力一推，身隨門闢，頭顱觸地，足過頂上，舉家大笑。今年隨至燕邸，與諸隸嬉遊半載，問其姓名，一無所知。東貌亦古，然稍有談氣。少役于伯修。伯修聘繼室時，令至城市餅。家去城百里，吉期已迫，約以三日歸。日晡不至，家嚴同伯修門外望，至夕，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，東也。家嚴大喜，急引至舍，釋擔視之，僅得蜜一甕。問餅何在？東曰：「昨至城，偶見蜜價賤，遂市之，餅價貴，未可市也。」時約以明納禮，竟不得行。戚牽皆三弟僕。戚嘗刈薪，跪而縛之，力過繩斷，拳及其胸，悶絕仆地。半日始甦。牽貌若野獐，年三十，尙未冠，髮後攢作一紐，如大繩狀。弟與錢市帽，牽忘其紐，及歸束髮加帽，眼鼻俱入帽中，駭嘆竟日。一日至比舍，犬逐之，即張空拳相角，如與人交戰者，竟嚙其指，其癡絕皆此類。然余家狡獪之僕，往往得過，獨四拙頗能守法。其狡獪者，相繼逐去，資身無策，多不過一二年，不免凍餒，而四拙以無過，坐而衣食，主者諒其無他計，口而受之粟，唯恐其失所也。噫！亦是見拙者之效矣。

序文

敘陳正甫會心集

世人所難得者唯趣。趣如山上之色，水中之味，花中之光，女中之態，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，唯會心者知之。今之人慕趣之名，求趣之似，於是有辨說書畫，涉獵古董以爲清，寄意玄虛，脫跡塵紛以爲遠。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，此等皆趣之皮毛，何關神情。夫趣得之自然者深，得之學問者淺，當其爲童子也，不知有趣，然無往而非趣也。面無端容，目無定睛，口喃喃而欲語，足跳躍而不定，人生之至樂，真無踰於此時者。孟子所謂不失赤子，老子所謂能嬰兒，蓋指此也。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。山林之人，無拘無縛，得自在度日，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。愚不肖之近趣也，以無品也，品愈卑故所求愈下，或爲酒肉，或爲聲伎，率心而行，無所忌憚。自以爲絕望於世，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，此又一趣也。迨夫年漸長，官漸高，品漸大，有身如桎，有心如棘，毛孔骨節，俱爲聞見知識所縛，入理愈深，然其去趣愈遠矣。余友陳正甫深於趣者也，故所述會心集若干卷，趣居其多，不然，雖介若伯夷，高若嚴光，不錄也。噫！孰謂有品如君，官如君，年之壯如君，而能知趣如此者哉。

敘小修詩

弟小修詩，散逸者多矣，存者僅此耳。余懼其復逸也，故刻之。弟少也慧，十歲餘，即著黃山雪二賦，幾五千餘言，雖不大佳，然刻畫釘釘，傳以相如太冲之法，視今之文士，矜重以垂不朽者，無以異也。然弟自厭薄之，棄去。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，皆自作註疏，多言外趣，旁及西方之書，教外之語，備極研究。既長，膽量愈廓，識見愈朗，的然以豪傑自命，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。其視妻子之相聚，如鹿豕之與羣，而不相屬也；其視鄉里小兒，如牛馬

左紫溪綈，唯識時之士，爲能隨其隕而通其所必變。夫古有古之時，今有今之時，襲古人語言之迹，而冒以爲古，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。騷之不襲雅也，雅之體窮於怨，不騷不足以寄也。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，終不肖也，何也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。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，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，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。古之爲詩者，有泛寄之情，無直書之事，而其爲文也，有直書之事，無泛寄之情，故詩虛而文實。晉唐以後，爲詩者有贈別，有敘事，爲文者有辨說，有論敘，架空而言，不必有其事與其人，是詩之體已不虛，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。古人之法，顧安可概哉？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。矯六朝駢麗釘餽之習者，以流麗勝，釘餽者，固流麗之因也，然其過在輕纖。盛唐諸人，以闊大矯之，已闕矣，又因闕而生莽，是故續盛唐者，以情實矯之，已實矣，又因實而生俚，是故續中唐者，以奇僻矯之，然則其境必狹而僻，則務爲不根以相勝，故詩之道，至晚唐而益小。有宋歐蘇輩出，大變晚習，於物無所不收，於法無所不有，於情無所不暢，於境無所不取，滔滔莽莽，有若江湖。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，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。如淡非濃，而濃實因於淡。然其敝至以文爲詩，流而爲理學，流而爲歌訣，流而爲偈誦，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。近代文人，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，夫復古是已，然至以剿襲爲復古，句比字擬，務爲牽合，棄目前之景，據腐濫之辭，有才者詘於法，而不敢自伸其才，無之者，拾一二浮泛之語，幫湊成詩。智者牽於習，而愚者樂其易，一唱億和，優人驕從，共談雅道，吁！甚至此，抑可羞哉。夫卽詩而文之爲弊，蓋可知矣。余與進之遊吳以來，每會必以詩文相勸，務矯今代蹈襲之風。進之才高識遠，信腕信口，皆成律度，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，與其所不敢言者，或曰：「進之文超逸爽朗，言切而旨遠，其爲一代才人無疑。詩窮新極變，物無遁情，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，俚近俳，何也？」余曰：「此進之矯枉之作，以爲不如是，不足矯浮泛之弊，而闕時人之目也。」然在古亦有之，有以平而傳者，如「隄在眼前人不見」之類是也；有以俚而傳者，如「一百饒一下，打汝九十九」之類是也；有以俳而傳者，如「迫窘詰詰」

曲幾窮哉」之類是也。古今文人爲詩所困，故逸士輩出，爲脫其黏而釋其縛。不然，古之才人，何所不足，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，不能自捨，以取世嗤哉？孰是以觀，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。詩凡若干卷，文凡若干卷，編成進之自題曰「雪濤閣集」，而石公袁子爲之敘。

叙姜陸二公同適稿

蘇郡文物，甲于一時，至弘正間，才藝代出，斌斌稱極盛，詞林當天下之五。厥後昌穀少變吳歛，元美兄弟繼作，高自標譽，務爲大聲壯語，吳中綺靡之習，因之一變。而剽竊成風，萬口一響，詩道寢弱。至於今市賈傭兒，爭爲謳吟，鏗相臨摹，見人有一語出格，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，則極詆之爲野路詩。其實一字不觀，雙眼如漆，眼前幾則爛熟故實，雷同翻復，殊可厭穢。故余往在吳，濟南一派，極其呵斥，而所賞識，皆吳中前輩詩篇，後生不甚推重者。高季迪而上無論，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，姚少師徐武功是也。鑄辭命意，隨所欲言，寧弱無縛者，吳文定王文恪是也。氣高才逸，不就羈縻，詩曠而文者，洞庭蔡羽是也。有爲王李所擯斥，而識見議論，卓有可觀，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涯際者，武進唐荆川是也。文詞雖不甚奧古，然自關戶牖，亦能言所欲言者，崑山歸震川是也。半趨時，半學古，立意造詞，時出已見者，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。畫苑書法，精絕一時，詩文之長，因之而掩者，沈石田、唐伯虎、祝希哲、文徵仲是也。其他不知名，詩文可觀者甚多。大抵慶曆以前，吳中作詩者，人各爲詩，故其病止于靡弱，而不害其爲可傳。慶曆以後，吳中作詩者，共爲一詩，共爲一詩，此詩家奴僕也。其可傳與否，吾不得而知也。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，每見彼中人士，皆嫻笑之，幼學小生，貶駁先輩尤甚。揆厥所由，徐王二公，實爲之俑，然二公才亦高，學亦博，使昌穀不中道夭，元美不中于鱗之毒，所就當不止此。今之爲詩者，才既綿薄，學復孤陋，中時論之毒，復深于彼，詩安得不愈卑哉！姜陸二公，皆吳之東洞庭人，以未染慶曆間習氣，故所爲倡和詩，大有吳先輩風。意興所至，隨事直書，不獨

與時矩異，而二公亦自異，雖間有靡弱之病，要无害其可傳。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，而詩之簡質若此，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，且歎時詩之流毒深也。

叙四子稿

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，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。上之人刻意求平，下之人刻意求奇，所標若此，所趨若彼，豈文體果不足正哉？夫禁士者一人，取士者又一人，士饜利則德，故從取不從禁，即不然，令禁士者取士，將一出于平，而平不勝取，不得不求其異者，求其異者，而平者自斥，雖欲自守其禁，不可得也，勢爲之也。余謂文之不正，在于士不知學，聖賢之學，惟心與性，今試問諸業舉者，何謂心，何謂性，如中國人語海外事，茫然莫知所置對矣，焉知學？既不知學，於是聖賢立言本旨，晦而不章，影猜響覓，有如射覆。深者勝之以險，匿者誇之以表，詭者張之以貸，義本淺也，而艱深其詞，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，故曰險也。詞本無也，而雕繪其字，如統榜子弟，目不識丁，徒以衣飾相矜，故曰表也。理本荒也，而剽竊二氏之皮膚，如貧無擔石之人，指富家之困以誇示鄉里也，故曰貸也。三者皆由于不知學，智窮能索，又不得不出于此。爲主司者，既不能詳別其真僞，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，後生學子，相與尤而效之，而文體不可復整矣。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，知學則知文矣，禁何益哉？門人某等留心學問，其爲文根理而發，無浮詞險語，是可喜也。故識其前，以告都人士之爲文者。

敘梅子馬王程稿

余論詩多異時軌，世未有好之者，獨宣城梅子與余論合。凡余所擯斥詆毀，俱一時名公鉅匠，或梅子舊師友也，梅子的然以爲是。而其所贊歎不容口者，皆近時墨客所不會齒及之人，梅子讀其詩，又切切然痛恨知名之晚也。梅子嘗語余曰：「詩道之穢，未有如今日者。其高者爲格套所縛，如緞翻之鳥，欲飛不得；而其卑者，剽竊影響，若

老嫗之傳粉，其能獨抒己見，信心而言，寄口於腕者，余所見蓋無幾也。往余爲詩，一時騷士爭推轂，余今則皆戟手，冒余矣。余思非公莫能評者，今所著稿具在，其有以箴。余曰：「是公詩進。昔余至吳，鄉人有偕來者，飲以天池虎丘，怒發，投之地曰：『此何異水。』適家人有攤安化茶者，出而飲之，其人大喜，立啜四五盞，何也！人情安于所習，故雖至美，亦以至惡掩也。今公出詩以示人，其怒不必詰，其喜大爲可戒，懲其所譽，而勸其所嘖，公之于詩也幾矣。」

敘竹林集

往與伯修過董玄宰。伯修曰：「近代畫苑諸名家，如文徵明、唐伯虎、沈石田輩，頗有古人筆意。」玄宰曰：「近代高手，無一筆不肖古人者，夫無不肖，即無肖也，謂之無畫可也。」余聞之悚然曰：「是見道語也。」故善畫者，師物不師人，善學者，師心不師道，善爲詩者，師森羅萬象，不師先輩。法李唐者，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？法其不爲漢，不爲魏，不爲六朝之心而已，是真法者也。是故減蠶背水之法，迹而敗，未若反而勝也。夫反所以迹也。今之作者，見人一語肖物，目爲新詩，取古人一二浮濫之語，句規而字矩之，謬謂復古，是迹其法，不迹其勝者也。嗟夫！是猶呼傅粉抹墨之人，而直謂之蔡中郎，豈不悖哉！今夫時文一末技耳，前有註疏，後有功令，驅天下而不爲新奇，不可得者，不新則不中程故也。夫士即以中程爲古耳，平與奇何暇論哉！王以明先生爲余業舉師，其爲詩能以不法爲法，不古爲古，故余爲敘其意若此。噫！此政可與徐熙諸人道也。

時文敘

舉業之用，在乎得雋。不時則不雋，不窮新而極變，則不時。是故雖三令五督，而文之趣不可止也，時爲之也。才江之僻也，長吉之幽也，錦瑟之蕩也，丁卯之麗也，非獨其才然也。體不更則目不豔，雖李杜復生，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，時爲之也。往余授京兆時，嘗以士子文質諸齋矣。余竊歎曰：「是皆嘉隆間學究飽廩粟者也，惡知文。」評成

以屬余，則所取者，皆一時新豔之辭，而其所抹勒者，皆蕪穢也。余自是始知時勢之趨，非獨文家心變，乃鑑文之目，則亦未始不變也。夫至於鑑文目變，則其變蓋有不可知者，雖欲不殫力之所極，而副時之所趨，何可得哉。故余謂諸公文之極新也，可以觀才，不如是，不足以合轍也，可以觀時。

叙周氏家繩集

蘇子瞻嗜陶令詩，貴其淡而適也。凡物釀之得甘，炙之得苦，唯淡也不可造，不可造，是文之真性靈也。濃者不復薄，甘者不復辛，唯淡也無不可造，無不可造，是文之真變態也。風值水而漪生，日薄山而嵐出，雖有顧吳，不能設色也，淡之至也。元亮以之，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，刻露之極，遂成寒瘦。香山之率也，玉局之放也，而一累於理，一累於學，故皆望岫焉而却，其才非不至也，非淡之本色也。里昌氏世有文譽，而遂溪公尤多著述，前後爲令，不及數十日，輒自罷去，家甚貧，出處志節，大約似陶令，而詩文之淡亦似之。非似陶令也，公自似也，公之出處，超然世味，似公之性，公之性，真率簡易，無復雕飾，似公之文若詩，故曰公自似者也。今之學陶者，率如嚮搗，其勾畫是也，而韻致非，故不類。公以身爲陶，故信心而言，皆東籬也，余非謂公之才遂超東野諸人，而公實淡之本色，故一往所詣，古人或有至有不至耳。余東髮已知嚮慕公，近者吳川公梓其家集，始獲盡公及昌氏三世之藏。吳川公者，公仲子，高才選學，先兄庶子之師也。爲令以仇直著聲，閱數月亦去，遵先轍也。懷公集三十年，出入必俱，今春始成帙，遂以先大父孝廉公三詩賦冠首，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。孝廉公之生，甫二十有二歲，才思澎湃，如川之方至。吳川自出機軸，氣雋語快，博於取材而藻於屬辭。比之遂溪，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，所謂秋水芙蓉也。昔陶氏五男，不好紙筆，而遂溪之後，雲蔚霞起，豈黃頭涖齒所敢望哉。王元禮論家門集曰：「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，並累葉有文才，所以范蔚宗云，崔氏雕龍，父子三世，然未有七葉之中，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。」余邑不能文，而恥言文，最爲惡習，

獨嵇氏能世擅其業。噫，彼安知烏衣諸郎爲史所豔稱若此也。

敘曾太史集

嘗怪退之論文，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爲喜，譽之則以爲病。夫文道之貌也，唯恐不式，奚取人之嘻笑呵怒以爲快？及讀公所著毛穎傳，無甚僻者，當時以爲譏戲，不近人情，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，猶有遺訾，其歎服以爲絕奇不可及者，獨柳柳州及李肇耳。夫人情譽因而惡創，其所習觀，曹然好之，耳目稍易，驚詫頓作，安在譽之不爲病也？余才力不逮古人，而妄意述作，一時君子所瞻炙者，謬以爲非，遂欲去同取獨，世爭笑之，而退如曾太史，獨以爲近古，過相印許，余與退如，非素暱也，豈別有氣味耶？余之稱與毀不足道，而使退如有譽無墮之癖，世之笑之，當有甚於余者也。退如詩清新微婉，不以儻傷其氣，不以法撓其才，而余詩多刻露之病，其爲文高古秀逸，力追作者，館閣之體主嚴，退如則爲刁斗，爲樓閣，敘記之作主放，退如則爲江海，爲雲煙。余文信腕直寄而已，以余詩文視退如，百未當一，而退如過引，若以爲同調者，此其氣味必有合也。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，而德實同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。其爲詩異甘苦，其直寫性情則一；其爲文異雅朴，其不爲浮詞濫語則一。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。退如善名理，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，函蓋合而水乳契，是其中有真臭味，非文字相也。雖然，此猶龍氏所稱下士聞而笑者，其於文一機軸也。昔有禪人爲老衲所嫻笑，羞澀不能出一語，次日請益，老衲曰：「汝見登場傀儡乎？」曰：「見。」曰：「汝不及也。」禪者悚然問故，曰：「渠愛人笑，汝畏人笑耳。」此語與退之互相發，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？抑即文章見性命也？俱當於笑中求之。

郝公琰詩敘

郝公琰訪余柳浪，以詩爲質，且以舉子業求政。余告之曰：「夫詩與舉子業，異調同機者也。唐以詩試士，如桃

李不言，行不由徑等篇，束於對偶使事，如今程墨。然而集中所傳，多其行卷贈送之什，即今之窗課也。今代爲詩者，類出於制舉之餘，不則其才之不逮，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，故其詩多不工。而時文乃童而習之，萃天下之精神，注之一的，故文之變態，常百倍於詩。迨於今雕刻穿鑿，已於如才江錦瑟諸公，中唐體格，一變而晚矣。夫王瞿者，時勢之沈宋也，至太倉而盛。鄧馮則王岑也，變而爲家太史，是爲錢劉之初。至金陵而人巧始極，遂有晚音，晚而文之態，不可勝窮矣。公琰爲詩爲舉子業，取之初，以逸其氣，取之盛，以老其格，取之中，以暢其情，取之晚，以刻其思，富有而新之，無不合也。公琰年少而才新，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，才新故非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，極他日才情之所合，嘉州長江，可漸至也。一舉子業，又何足以難公琰哉。

雷太史詩序

何思與余同氣類，而各有所嗜。何思嗜仙，余嗜佛，兩者若分途而不相笑，然皆有詩癖，余癖而拙，何思癖而工。夫同道人玉蟾子，彼家所稱才仙也，而詩香拖無秀句，古宿偈頌，理掩其致。何則？風雅仙佛之不以詩名久矣。青蓮之嗜仙也，東坡之嗜佛也，世所知也。舉世皆信二公之爲詞人，而未有信二公之眞仙佛者，雖二公亦不自信也。豈非嗜者工，而眞者反不工耶？眞者不工，中郎之去佛誠不遠，工者不眞，何思之仙途將日遙矣。是可喜，亦可畏也。雖然，謂子瞻不佛，是誤佛也；謂太白不仙，是誤仙也。丹臺之班，必右青蓮，而龍華分座，子瞻當踞諸禪首席。理勢自然，無足怪者。獨二公不能自信其眞，而汲汲外慕，此則二公之過也。今道士之得仙者，木竅石心，無異龜鶴，何思涕唾之餘，皆彼所驚詫以爲神奇者，吾意天帝所急，在此不在彼。何思掉臂去之，尙恐不免，而况於求，不然，何思過矣。

劉元定詩序

劉元定體中有四反。家世楚人，而有江左風格，蠶粉敗墨，殘溝古瓦，皆有精賞，一反也。楚人面稜稜，令人不欲

近，元定溫克，見者唯恐其去，二反也。生長朱門，而具丘壑勝情，三反也。楚人有飲量而無飲才，有飲才而無飲韻，元定卓然有之，四反也。諸名士之目元定如此，余笑謂元定詩亦爾。楚聲多怨，而元定之詩和雅，楚人長才盛氣，而元定之詩多逸趣，爲曲澗幽嶼，毋爲滔莽，爲輕陰淡月，毋爲雷霆風雨，是又一反也。丁未夏月，與諸名士避暑城西之藕花社，元定與焉。酒間，謂余曰：「子之序詩多矣，而獨遺余，何也？」余曰：「諾，當勉爲之。」已而遂別，停閣至今，然嘗往來胸臆間。值謫星北去，乃遂草草附數語曰：「世人之詩自與人二，而元定非也。元定之詩，其人之注脚也。布置鬚眉，形影皆好，是謂詩具。明窗靜吟，花開獨飲，是謂詩料。寤寐山水，流連烟月，是謂詩骨。余何以鼓元定哉？不知元定者，觀其詩，不知元定之詩者，觀其人而已矣。」

西京稿序

往余長五湖，微之治去湖近，時從墨客所見微之詩，近代高手也。已居燕，結社葡萄棚下，諸韻士日課方外言，以詩爲塵務，不暇構也。微之既校秦士，坐臯比，談六經，擯異端，而後騷賦固其職。余適以拔士入秦，不同職而同具，蓋於此道列戟矣。塲屋後，微之偕余入章曲，寄宿玄奘塔下。微之手出一編，微言醒語，與終南雪色爭秀。余笑曰：「此非彝倫堂上物也。」夫詩以趣爲主，致多則理諧，此亦一反。然余嘗讀堯夫詩，路近趣遙，力敵斜川，而紫陽去廬山，以不見三疊新泉爲恨，千里乞繪，以快一觀。此其高韻未可與深衣古摺道也。微之詩秀潤遒逸，如晴嵐之釀色，秦士之文，質而少致，試以微之之色質之，水清石碧矣。

張茂才時蘊小引

僧冷雲過柳浪，出茂才張君時蘊若干求評。余笑曰：「少而習之，今忘去久矣。」余每見坊間時刻，輒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。聞兒輩讀，如聞三韓語，了不辨。夫唯余衰朽不入時，乃不知彼之佳，若使余以爲佳，則彼亦故機。

老錦，非復入樣花纈也。余友潘去華爲場屋老手，往年官鹽卿，弟小修以文求質，去華閉目搖手曰：「時過矣，恐誤君。君以今日之衰生質余，而余以舊日之潘生正君。君所尙者，成周之文，而余所守者，結繩之治，其能誤君審矣。」余服膺此言，故凡以舉業質者，皆謝却之。而冷雲求不已，遂取茂才文讀數過，余雖不知文，而其詞之清警，理之深長，余猶能知之。夫余之所不知，既不敢的然以爲非，則余之所知，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。然自余論，則與其不知也，寧爲可知，遂喜而識其端。

吳長統行卷引

宋有詞客，貌奇陋，客遇之輒得不吉。久而人爭避匿，無敢與遊者。客益困，欲死不得。一縉紳憐之，曰：「是子雖數奇，豈能祟人耶？」因筵招之，一坐盡駭愕，走者半。數日後，主人罷官，筵中人非病則蹶，無一免者。嗟夫，世謂詩人窮耳，乃有窮至此極者耶？今長統貌雖古，然陋未甚，其窮非以詩，蓋窮而後爲詩者。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，而要不能厲人，願今之爲貴人長者，見長統幸且無避匿，長統之不能厲，余蓋以身試之矣。

賞心集引

雨中坐草堂，閱明教所哀賞心集，用心良苦。如好方人，處處覓方，或做簡冊，或田翁野嫗，或參訪道侶，所有單方異藥，盡入手籍。凡天下祕密之證，與不可救療之疾，指掌無復遺恨。而一遇常病，寒熱相反，陰陽少乖，歷試諸方，無一驗者。其人乃大惱曰：「我方非不奇，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值，諸人以不善治病吾方，非吾方咎也，必欲取天下祕密之病以驗方，而所謂祕密者，又百出於此。」其人煩懣不知所出，請問醫王。醫王笑曰：「謬不云乎？『學方三年，無病可醫，學醫三年，無方可學。』子但能察脈識源，方在汝心，不須覓也。」其人媿服。明教徧歷方數，儲藥如丘，余適有覺病，乞一海上異方，未知可否？有則願爲檢出，不然是吾不善病，適不與方遇也。江西有葛道人者，客余

里，善談陰陽生尅。每一病出，則云東垣若何，丹溪若何，素問內經又若何。病者聽之，以爲虛扁復出，而及其取效，反不得與余村鄆州頭陳打卦等，此非不遇病之過，泥於治之過也。明教好方人也，余則談陰陽生尅之葛先生而已，因書卷首，以俟公異日一笑。

陶孝若枕中嚙引

夫迫而呼者不擇聲，非不擇也，鬱與口相觸，卒然而聲，有加於擇者也。古之爲風者，多出於勞人思婦，夫非勞人思婦，爲藻於學士大夫，鬱不至而文勝焉，故吐之者不誠，聽之者不躍也。余同門友陶若孝，工爲詩，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。夫鬱莫甚於病者，其忽然而鳴，如瓶中之焦聲，水與火暴相激也。忽而展轉詰曲，如灌木之縈風，悲來吟往，不知其所受也。要以情真而語直，故勞人思婦，有時愈于學士大夫，而呻吟之所得，往往快于平時。夫非病之能爲文，而病之情足以文，亦非病之情皆文，而病之文不假飾也，是故適入貴病。

謝于楚歷山草引

古云：「詩能窮人。」又云：「詩非能窮，窮者而後工也。」夫使窮而後工，曹氏父子，當爲僮夫，而謝客無芙蓉之什，昭明兄弟，要以統緒終也。唯云：「詩能窮人。」大似有之。管城親而牙籌疎，一不合也。氣高語率，令之自遠，二不合也。富者惡其屬縉，仇之若敵；貴者忌其屬官，避之若祟，三不合也。有一於此，皆足以窮，而况併之。故云：一日執管，二朝廢饗，妻子之所羞，而宗黨之所怒也。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，而余輩酷嗜之。余與于楚交有年，初于歛，冉于白下，于廣陵，于燕市，每見必以詩相質，力追作者。今春忽見于柳浪，衣上塵寸許，是則夢想不及者也。問別來何所遇，嘿無語，試解其裝，但見其詩益富，語益奇，而他無有。余嘆曰：「謝郎窮若此，而詩不止，是中始有鬼，非命也。」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，有致窮之具，而與子瞻爲親，又欲往求魯直，其窮殆未易瘳也。余才不逮古人，而窮不啻過。